

生命之潮

邓荣森 著



生命之潮

生命之潮

——荣森诗文选

邓荣森 著

版权所有



翻印必究

生命之潮·荣森诗文选

作者:邓荣森

印刷者:新联美术印刷厂

出版发行:天马出版有限公司

地址:香港上水新成路123号3楼

电话:26706633

传真:26701382

出版日期:2010年4月

定价:31.8元(RMB)

ISBN 978-962-450-656-3/D.53039

目 录

第一部分 小说 散文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生命之潮..... | 4 |
| 平行线..... | 79 |
| 玉兰花开..... | 83 |
| 宣科与纳西古乐..... | 90 |
| 给母亲的越洋E-mail..... | 92 |
| 马桶盖的启示..... | 94 |
| 近在咫尺却无颜见她..... | 96 |
| 母亲的回忆..... | 100 |
| 十年父爱 一世恩情..... | 103 |
| 初见沙漠..... | 106 |
| 难忘四合院..... | 108 |
| 寻找小兄弟..... | 111 |
| 关于饮酒..... | 113 |
| 山道弯弯..... | 115 |
| 潮起潮落..... | 117 |

第二部分 诗歌 诗词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军旅情怀(7首)..... | 122 |
| 人生感悟(8首)..... | 132 |
| 悲喜言志(22首)..... | 140 |
| 山水放歌(19首)..... | 160 |
| 港湾吟哦(7首)..... | 173 |
| 故国礼赞(11首)..... | 180 |
| 后记 | 192 |

第一部分
小说 散文

生命之潮

1

公元1999年秋初，深夜的长江恬静而又神秘。周围是黑魆魆的高山，远处舟船上的灯光，在江面上时闪时现。不一会儿，大山便把那灯光挡没了。

何鑫正坐在船头百无聊赖地吸烟，高波和胖子张兴高采烈地走过来。

胖子张见何鑫身边放着一瓶劲脉饮料，马上递给高波。

高波一饮而尽，吭哧吭哧的喘气，对何鑫说：“老兄，你可是咱们的智多星啊！帮我制定一个作战方案吧！”

“何哥，看你的了！”胖子张两眼放着狡谲的光。

何鑫无言以对，哭笑不得。

“陪都号”在黑幕中全速朝宜昌航行。而何鑫的思潮却像江上的波涛难于平静。

几天前，深圳海山房地产公司21位年轻人组成的这个旅游团，先在成都玩了两天，然后经成渝高速公路到重庆。

豪华大巴到了重庆汽车站附近，一位mm跳上车来。成都的地陪跟大伙介绍她就是重庆地陪辛嵒。大约一米六五的她，真是一个美人胚子，瓜子脸，黄蜂腰，该大的大，该小的小，眼睛会笑，嘴若樱桃。她一张口，大家就被她那银铃般的声音深深地吸引住了。

“团友们注意到没，为何重庆女孩身材都很苗条？”辛嵒一发话就向大家提出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。

“不晓得吧？呵呵！”她那副得意劲很是可爱。

“告诉你，那是因为我们重庆是山城，姑娘的好身材是走路骑单车练出来的！”

车上的气氛一下子上来了，大家纷纷要求重庆妹子唱歌。

“来一个！来一个！”喊声此起彼伏，连成都地陪下车去了好多人都没察觉。

“对不起，我唱不好！”辛岚红着脸连声说。

“那可不行，给我们来个见面礼吧！”

“要得要得，我唱一个。”见大家不依不饶，辛岚终于开始唱四川民歌《太阳出来喜洋洋》。

何鑫以为这导游那么腼腆，肯定是很少唱歌，谁知她一开口就不同凡响。她用高亢的嗓音，右手握拳有力打着拍子，把这首四川儿童上山砍柴的山歌演绎得韵味无穷。

“再来一个！”“再来一个！”

“《康定情歌》！”“对！《康定情歌》！”

“你们行啊，点歌了啊，那我邀请哪位男生与我对唱啊？”

何鑫寻思：我是出类拔萃的男高音，大伙一定会推举我上。想到这里，他的心激动得砰砰地跳起来。

谁知坐在前头的高波毛遂自荐，拿起话筒唱了起来。

高波是公司公认的靓仔，他一站起来，大家不禁雀跃欢呼：“喔，喔！绝配啊！绝配啊！哈哈！”

“世间溜溜的女子，任你溜溜的爱啊”辛岚脉脉含情的样子，令人神思荡漾。

“世间溜溜的男子，任你溜溜的求啊”高波声情并茂，显得很是潇洒。

何鑫有点酸酸的感觉。

离开重庆前一天，用完午餐大家就三五成群打车到解放碑去。这部车的司机还算厚道，给挤进五个人来。胖子张需要大的容积，自然坐副驾驶位，其余四人坐后排：地陪辛岚和全陪王丽坐在中间，坐在右边的是长得老成持重的何鑫，左边是有着英俊样貌的高波，他俏皮地对何鑫说：“何鑫，我俩就做护花使者吧！”

“呵呵”，王丽落落大方的看着他俩，“可惜！一年前你姐夫就拥有这光荣称号啦！”

高波佯装唉声叹气，探过头来与何鑫相视而笑：“看来我们兄弟要浪费表情了。”

胖子张转过身来看着高波挤眉弄眼。他见辛岚没吭气，断定她“名花无主”，脸皮厚厚地说：“没关系呀老天总还给机会，这不，还有一颗希望的种子！”

大家都看着辛岚，见她满脸通红，只顾低下头摆弄她的长辫子，不禁朗声笑了起来。

路上，高波告诉辛岚和王丽，他和胖子张及何鑫曾经是一个部队的战友，现在又是一个公司工作的同事。

“成为战友是上帝给的缘份，而成为同事又是缘份带来的缘份。”高波再次强调。

“哦，是吗？”辛岚闪着那双漂亮的大眼睛，看得出，高波的话使她对这三位战友产生了兴趣。

从此，这战友仨就与两位女导游熟悉起来，游景点时常常走在一起，而且几乎每个晚上都在一起打牌、唱歌、聊天。

这天下午三点钟，大伙从“陪都号”上岸，去了封都鬼城。回来船舱，天已擦黑。晚饭后，众团友三五成群来到船上的歌厅唱歌跳舞。

开始，高波、何鑫、胖子张与王丽和辛岚坐在一个包厢。胖子张是属于不能与他齐唱的独唱“高手”，因为与他一起唱会被他带得找不着北，何鑫只好间或出来抽烟。高波则是舞林高手，所以只有开始时何鑫请到辛岚一起跳，后来一直都是高波当辛岚的舞伴。

半个钟头以后，对面有一帮团友邀王丽过去，胖子张便叫了两个女同事来玩，硬把何鑫拉在一起“另起炉灶”。

直到舞会结束，高波才拉着辛岚走出舞厅，让何鑫和胖子张等得有点不耐烦了。

“辛岚，王丽因为有点头痛，刚才我送她先回去了。她要我告诉你。”何鑫走上前来对她说。

“哎哟，不得了了！对不起王丽了！”辛岚发现王丽早回船舱休息去了时，一脸歉意。

高波对何鑫和胖子张说：“你们俩先回去吧，我送送辛导。”

何鑫心里“咯噔”一下。

站在胖子张后面，看着高波和辛嵒走远的身影，何鑫心里又涌起酸酸的感觉！

2

“作战方案？”何鑫故意装聋作哑。

也许由于兴奋，高波擦着汗，又喝完胖子张递过来的一杯水：“何鑫，我看中她了。我要穷追不舍，你可要帮帮我！”

“对对对！何鑫，帮帮咱们高波！”胖子张一副侠士心肠。

与辛嵒共舞，高波真正迷上了辛嵒。

在自己的臂弯里，高波感到辛嵒显得很放松。带着辛嵒跳舞，他奇怪自己的节奏为何掌握得特别的好，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一种默契。

“常跳吗？”高波在舞池一角柔声问她。

“在学校时跳过。今晚不跳，怕是连舞步都忘了。”

“你跳得很好呀！”他的双眼闪着赞许的光芒。

“是你带得好。”辛嵒用目光和微笑作为感谢。

高波搭住辛嵒的肩，揽着她纤细的腰肢，始终与她保持着标准的胸距，他想这一定让辛嵒很满意。

一曲终了，他们俩坐下来休息一会儿。音乐响起，她们接着又翩翩起舞。跳舞时高波循规蹈矩，休息时高波关怀备至。要不是辛嵒说累了，高波真想一直就这样跳下去。

从舞厅下来房间，也就是一个弦梯，高波在心里直遗憾这么快到了分别的时候。

辛嵒在她和王丽的房门前，停住了脚步：“谢谢你送我，高波。”

“辛嵒，相信吗？我还没有谈过恋爱。”高波握着辛嵒的手，两眼洋溢着光彩。

“那你可是我的徒弟了。”

“我比你大三岁呢。”

“可我已经订婚了。”辛嵒说。

“订婚又不是结婚，就是结了婚又怎么样？”

他的回答让辛岚大吃一惊！沉思一会儿，她轻声对他说：“高波，别犯傻！”

“难道你不喜欢为你犯傻的人？”

“……”辛岚搓着手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高波余兴未尽说到这里，又喝完胖子张递过来的一杯水：“何鑫，什么都告诉你了。你真的要帮帮我！”

“当然了何哥，高波的事就是咱们的事！”

胖子要何鑫也有一副侠士心肠。

何鑫无可奈何，像哑巴吃黄莲。

是夜，他们挑灯夜战。

“高波，你执笔写一封信，胖子协助。我呢，负责写一首诗。怎么样？”

何鑫的提议得到他俩的赞同。于是，何鑫把自己对辛岚的美好印象，很快写成了一首现代诗，又帮他们修改了那封信。

收拾东西时，何鑫把诗的底稿留存起来，心想：这可是我的心声。

第二天早餐后，见辛岚走在王丽后面，高波塞给她一封信。回到船舱，辛岚拆开信封，发现高波写了整整五页纸。

首先映入辛岚双眼的是这首《维纳斯情思》：

真是一尊
女神的化身
那头披发
那条长颈
那只蜂腰

真是一朵
出水芙蓉
那双
眼的情愫
那盘

脸的媚娇

啊 维纳斯

你是美的集合

美的包含

美的写照

啊 维纳斯

我的向往

我的精神支柱

我的生命之潮……

辛嵒反复看了信和诗，竟然没有发现她的背后早已站着一个人。

此人是王丽。王丽满眼疑惑：“辛嵒，谁写的？”

“王丽，偷看我的秘密啊！”辛嵒的一双大眼睛一眨，本能地把信收起来，可嘴上是这样，却把手上的信递了过去。

“高波！”王丽把写信人的署名瞄了一眼，对着辛嵒眉开眼笑：“好呀，到深圳去吧，咱们一块儿干！”

王丽看着高波的信：“哦，高波说他从前在女人面前一说话就结巴，而在你面前的心里话却像放开闸的水，有意思！”

“是吗？我怎么不觉得啊！哈哈！”

“你还装糊涂呢！看我不捶死你！”

王丽追打着辛嵒，辛嵒边跑边说：“饶了我吧，好姐姐！”

“行呀，那你坦白告诉我，感觉怎么样？”

辛嵒跟王丽说，在旅途上有人这样对她好，着实让她感动。辛嵒喜欢文学、喜欢浪漫。高波在信中说他在部队当过文书，他的字写得真是很漂亮。

“可是王丽，说心里话，我怕是没有机会了。”辛嵒露出为难的神色，把自己已经订婚的情况说给王丽听。辛嵒出身于书香门弟，从小喜欢写得一手好字的人，由于她的男朋友钟楠的字写得太差，辛嵒总在父母面

前抱怨“门不当、户不对”。现在，高波自然给了她极好的印象。她感叹命运在捉弄自己，搞财务的钟楠是个天天钻在钱眼里、没有任何业余爱好“出土文物”。

“这有什么！你对比一下，谁更有感觉就选谁嘛！”王丽是个热心人，亲热地搭着辛岚的肩膀。

此刻，何鑫正来到辛岚门口。几天来，何鑫的脑海里总是闪着她的倩影。高波看上了她，又请自己当高参，何鑫只好打住冒出来的念头，违心地帮他出谋划策。可是，何鑫越控制自己，反而越注意辛岚。

辛岚发现门口有人影，不说话了。何鑫转头朝房里匆匆看了一眼。

没想到背后传来高波的声音：“何鑫，胖子找你下棋呢！”

“好呀，我这就去。”

何鑫心里一惊，不想给高波看出他内心这条小虫。

高波进来辛岚和王丽的房间：“辛岚，几点能到宜昌？”

“高波，怎么明知故问，吃早餐时辛岚不是宣布过吗？”

“哦，对对对，宣布过、宣布过。”高波脸儿红了。

“大家都说何鑫和胖子张棋逢对手、难分伯仲，我得去见识见识。”

王丽甩下一句话，走了。

辛岚当然知道王丽的良苦用心。

“辛岚，我写得不好，你莫见笑。”高波很快找到了谈话的切入口。

“很好呀。”辛岚低着头回答他，心儿剧烈地跳动起来。

“越快到武汉，我就感到时间越是宝贵。”

“下个月你们再来重庆，大西南风光无限，我们还有见面机会啊！”

“下个月太久，我要只争朝夕。”

辛岚请高波坐在床头，她知道高波“只争朝夕”的意思。

“高波，我……”辛岚正要把与钟楠订婚的事详细告诉高波，门口却传来一个“外语普通话”的喊声：

“辛岚！”

3

这个不速之客，原来是一位外国人。

“你们认识？”高波一脸惊异，语气中满是醋意。

戈华里很有礼貌地朝他俩点头，并且与高波握手。

辛岚用英语与戈华里交谈，同时告诉高波，戈华里是她带团去北京回重庆时在飞机上认识的。

戈华里告诉辛岚，昨天下午他在封都鬼城看见了她，查了好长时间，才打听到她带的团在“陪都号”，便乘快艇追上船来。

戈华里长得很英俊。去年，辛岚认识他是由于戈华里在登机时先发现了辛岚，戈华里趁辛岚邻座的一位旅客上卫生间的机会，过来用英语与她交谈，最终又通过换座位而留在了她的身边。开始，他跟着辛岚学华语，后来交谈了没几分钟，便主动向辛岚示爱。辛岚不喜欢太直接表白自己的男人，何况自己已经订婚，所以婉言谢绝了他。谁知抵达重庆机场后，戈华里还一直跟着她，最后辛岚抓住戈华里取行李的机会，跑到洗手间摆脱了他。

“戈华里先生踏破铁鞋觅芳踪，怕是水中捞月一场空啊！”高波不无揶揄和讥讽。

戈华里听不懂，一脸傻笑。辛岚看看戈华里，又看看高波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高波管着公司旅行团的额外花销，这时候舞厅小姐来叫他去结昨晚的帐，他不太情愿地离开了。

辛岚送他到门口，他拍了拍辛岚的肩，示意辛岚小心。

辛岚点了点头。他们四目相视，会心而笑。

这下子房子里只剩辛岚和戈华里两个人了。

“辛岚，很高兴我们又一次邂逅。”戈华里一直觉得来中国旅游认识辛岚太幸运了。

“戈华里，什么时候结束在中国的旅行？”辛岚给他倒了一杯水。

“我到武汉坐飞机去北京，一周后就回国。今天又能见到你，就是中国人说的缘分，是吧？”戈华里激动地要握辛岚的手，辛岚赶紧把手收回。

戈华里以为中国姑娘害羞呢，便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：“辛岚，你愿意跟我去不，我家是名门望族，包你一生幸福。”

“胡说什么呀戈华里！我已经结婚了。”辛岚想这样来拒绝对方。

“这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”戈华里在辛岚身旁耸着肩摇着头，仍然死皮赖脸纠缠，“答应我！答应我！”

辛岚气得捂住耳朵伏在床头。

戈华里却趁机坐到辛岚身旁就要拥吻。

“天啊！”辛岚惊叫一声，挣脱身从房里跑出来。

“辛岚！”从舞厅回来的高波听到辛岚的喊声飞跑过来。

这时，因为惊恐而表现出来的委屈、因为最需要人的时候高波及时的出现，辛岚的心海一下子决了堤，双眼溢满了泪水，情不自禁把头靠在高波宽阔的胸膛上。

“没事了，没事了。”高波轻轻地抚着她的长发。

4

到了宜昌，转乘大巴抵达武汉，辛岚就完成了任务，告别大家回去了。

高波茶饭不思，像丢了魂似的。

“你怎么老出错牌啊，高波！”与高波打对家的王丽嚷起来了。

“对不起对不起，看错牌了。”高波红着脸把刚出的牌拿回来，重新抽出一张。

这一轮又是他俩输，高波和王丽又爬了一次桌子。

“休息一会儿，换换手气。”王丽苦笑着提议。

“同意同意。”高波求之不得，马上拉何鑫和胖子上卫生间。

“怎么办？辛岚手机号码不知怎么回事，老打不通。该不是故意给错的吧？联系不上她，这风筝就断线了。”

“那还不好办，想个办法从侧面入手呗！”何鑫随口答道。

“对对对！看我都急昏了头！”高波拍着脑袋，显出顿开茅塞的样子。

飞机在重庆机场着陆后五分钟，辛岚刚打开的手机就响了起来。

“一路上好吗？”高波热情地向辛岚问候。辛岚觉得奇怪：高波怎么能打通我的手机呢？辛岚记得，当她在武汉向高波告别时，高波索要她的手机号码，她在那张小纸条上写得模棱两可。这是因为尽管对高波有着良好印象，她还是不敢作非份之想。

高波之所以能拨通辛岚的手机，是从王丽那里核实的。

用完晚餐，高波见王丽在宾馆前面散步，便按照何鑫给他的指点开始行动。

夜间气温渐渐下降，江边吹来的风让人觉得有点儿冷。王丽不由得把脖子埋进薄尼外套的高领里准备回宾馆去。她只顾低头走路，却没想到被迎面风风火火走来的一个人撞得差一点摔倒。

此人正是高波。

“对不起对不起！我在拨手机呢！”高波赶忙向王丽道歉，不知是羞赦还是着急，他满脸通红，一会儿皱着眉低头看手机，一会儿呆呆地看着王丽。

看高波的窘相，王丽乐了。她故意慢条斯理地整理自己的衣服，扬了扬乱了的头发，然后打趣地问他：“高波，好像你家被火烧着似的，急什么呢？”

“哦哦，是……这样的，你……你有辛岚的手机号码吗？怎么我老打不通？”

“你拨对了吗？”原来高波急着与辛岚联系，王丽自然十分热心。

“139xxx91903，没错吧？”

“错了。应是：139 xxx 97903。”“我说怎么老是语音提示空号，看来是没看清她写的7，错成1了。谢谢你，王丽！”

高波那浑厚的男中音还在小巷子里，人却跑没了影。

第二天，按日程上午安排游览黄鹤楼和长江大桥，中午全团就要乘机踏上归程了。吃早点前王丽正要与武汉的地陪一起来看大家，高波却抢先把王丽拉到一边。

“我要改飞机票。”

“去哪？”

“重庆！喂，保密呵，就说我看亲戚在武汉多留两天。”

5

高波的到来，让辛岚又是高兴又是忧愁，只得将他带到远离公司的江北宾馆安顿下来。

当天晚上在宾馆里，辛岚详尽地把订婚的事告诉高波。

“初中毕业后，我离开家乡宜宾到重庆读旅游专科学校。由于爸爸原籍在重庆，后来在宜宾读大学，毕业后便留了校直至当了教授，而我的两个姐姐都在宜宾结了婚，父母希望我嫁到重庆后，他们日后退休回来定居，便托我单位的经理介绍我认识了重庆男孩钟楠。

“钟楠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精力方面都付出很多。我的母亲虽然是个医生却治愈不了自己的慢性哮喘病，年年都要住院和病休，钟楠自然人到心到慰问金到。订婚时，我们在重庆和宜宾都在酒店摆了席，场面虽然不大，可双方亲戚朋友都到了场。办席时，钟楠送来13,888元聘金，给我打了价值不菲的项链、戒指和一套进口化妆品，还有春夏秋冬共20件华丽套装。……”

“没有关系，退掉得了。”高波轻松地说，在床头拉住辛岚的手轻轻摩挲。

这一晚，他们俩几乎彻夜长谈。

“辛岚，我是认真的，否则我不会追来重庆。”

“高波，你这样做不值得。”辛岚真诚地说。

“只要能得到你，一年这样飞十二次我也愿意。”

“我有什么好？”辛岚睁大眼睛看他，好像要看到他的内心深处。

“从见到你那天开始，我就认定你就是我要找的唯一。”

尽管辛岚为他的真情所打动，她却仍然劝他早些休息，而高波却拉住辛岚的手不让她离开。

“我困了。”辛岚故意打了一个呵欠。

“那你睡那一张床。放心！我保证不会欺负你。”

辛岚没有睡，聊到快天亮时，实在支持不了，两只眼睛不得不眯了一会。

“辛岚，你睡吧。”迷迷糊糊中辛岚听见高波的絮絮细语，感觉到一条毛毯盖在自己的身上。

.....

吃过早餐，高波要辛岚打电话给王丽，王丽正躺在被窝里听王菲。

“王丽，高波说真要好好谢你。”

“辛岚，没有了你的武汉，高波一刻也不愿意停留。”

“我好感动！”对于好友，辛岚掩饰不住自己的心情。

“没想到一个旅程会制造一生浪漫！”对于辛岚与高波的邂逅，王丽感慨万千。

“我希望这是缘分。”

看高波那么坚决，辛岚终于打算慢慢开始了解他。

辛岚打电话找了个理由叫大姐从宜宾赶来重庆，让最疼自己的大姐先看看高波。

陪高波去红岩村出来，他们就直奔火车站去接大姐。大姐出嫁时，辛岚还小，一点印象都没有，不过她知道大姐刚结婚时与家人往来疏了一段时间。后来才知道在中学当教师的大姐与一位同事好上了，年轻的副校长是父亲的学生，他想追求大姐，就上门来把大姐恋爱的消息告诉了师母，结果母亲把大姐好一顿臭骂。大姐坚持自己的选择，母亲无可奈何，便以与大姐断绝关系来威胁；大姐矢志不渝，直到一年后有了外孙，母亲才同意大姐回家来。

“你是不是担心老人家不同意我和你在一起？”高波笑咪咪地看着辛岚：“放心吧，他们一定会接受我，就像接受你姐夫一样，不过时间一定会那么长。”

“那我是杞人忧天了？”辛岚咯咯地笑。

“不，是贵人多虑。”

“哦，是吗？”辛岚高兴地瞟了高波一眼。

在辛岚的宿舍，大姐与辛岚和高波聊起自己的过去，由衷地感叹：“好